

袁了凡綱鑑

二

田

文

武

相繼至

思

孝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2

文庫 11
D 258
2



010190561351

崑崙趙田了九哀先生編纂古今歷史方綱卷之二

周紀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為天下之號也

文王名昌王季之子○按蓋本經天緯地曰文

紀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姓嫄字為帝嚳元妃也長

配也出野見巨人跡巨人也猶言大迹也心忻然悅而踐之而身動如孕者

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隘狹也馬牛過者皆辟避音不踐徙

置之平林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之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

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朱子曰無人道而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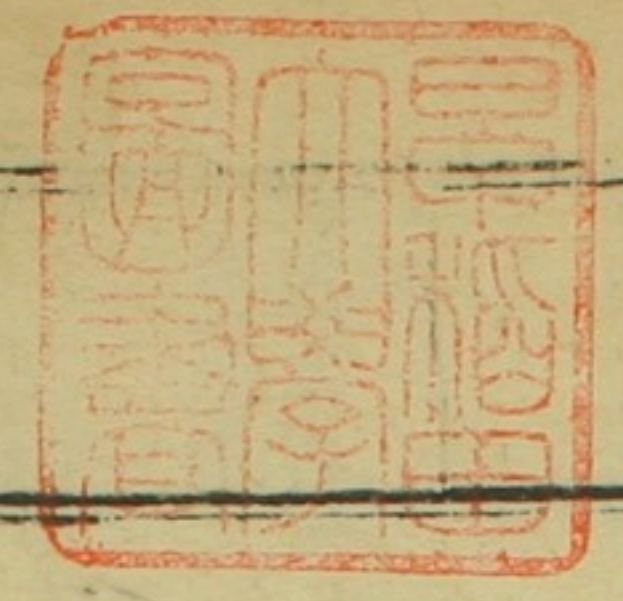
養之巨人跡之事先儒頗疑之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謂其志不凡屹

然如大人之其遊戲好種樹麻菽樹猶植也及為成人遂好去聲耕

農相穀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

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邰邰音台詩所謂有邰家室是也即古邰國在西安府乾州城西南今武功縣是其故

帝堯舉為農師



公劉後脩
后稷之業
周道之興
自此治

古公復脩
后稷公劉
之業

太姜太任
皆賢婦人

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窟立不窟卒子鞠立鞠卒子
 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西方夷曰戎復脩后稷之業百姓
 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聲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
豳古西戎之地商末公劉所居為豳國之地今陝西邠州是其故地也
 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厚也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
 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亶
 父立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重鬻戎狄攻之
 重鬻北夷種客之號古公遂去豳度漆沮漆水在杜陵梁山岐山縣東北四
 止於岐山之下岐山在扶風美陽山在扶風南有周原入舉國扶老携弱盡歸古
 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賢亦多歸之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
 曰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列女傳謂太姜太任
 娶以為妃生泰伯仲雍季歷太姜有德而貞順率諸子至於成
 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預太任季歷娶以為妃

文王生有
聖瑞

文身斷髮

泰伯棄位
于季歷

禮后稷公
劉之業
則古公王
季之法

太任之性誠一端莊維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此皆有賢行也太任
 生子昌有聖瑞季秋之月甲子亦爵卿丹書入于曲止于昌戶其
 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滅凡事不
 強則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
 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欲
 立季歷以傳昌按史記古公曰我世二人乃亡如荆蠻越之界
 文身斷髮文身刺其身而以丹青塗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
 為王季脩古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立是為西
 伯即文王也長十尺有四乳聖智慈理也
 編西伯為世子時朝於王季曰三問安視膳管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
 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及即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之法篤仁
 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
 竹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姓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闔天散宜

生鬻子辛申之徒皆往歸之劉向別傳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申殷臣事
告於文王親迎之以○西伯西距夷北備獫狁以衛中國西伯陰行善
為公卿封於長子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二國名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
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耻我等小
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
侯歸者四十國
胡氏謂四十國之疆土未必為文王有而四諸侯以西伯
為受命之君以是年為受命之年
愚謂受命乃受天命耳所謂宜王而不

西伯善行
善
虞芮質成
婦文王者
四十國

王若
也
胡宏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况文王大聖受辛大愚乎惟
萬民均在此齊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真也
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
編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君封於呂姓姜

西伯伯也
當有聖人
適周
尊呂尚為
太公

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麋非熊非羆
熊似熊而非虎非羆非麋
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
渭水即
長頭高脚
在鳳翔府
寶雞縣
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

西伯伐崇
作虺身已
立靈臺
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

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紂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侯虎崇國名今在平北府鄆縣西伯聞崇德亂而
降而既伐崇作豐邑
在鄆縣
徙都之
作邑于豐是也
立靈臺高二丈周回一
百二十步所以
降而既伐崇作豐邑
在鄆縣
徙都之
作邑于豐是也
立靈臺高二丈周回一
百二十步所以

西伯澤及
伯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二十祀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
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與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
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我又與事動眾
以增國城是重吾罪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
之所以止

此三者道
之所以止

二十祀西伯嘗寢疾五日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
國郊請移之西伯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與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
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我又與事動眾
以增國城是重吾罪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
之所以止

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

文王所以為至德

此處有不客毫髮之天分在此

朱子曰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以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其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惟紂內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紂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敵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道霸術之所必誅紂而後已故紂將天威大勳未集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前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尹先見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改易則大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為害事將聖人之心迹而為之截截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所行使

蔡氏曰

君也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口命

伊川非為存名教而

聖人所行便是名教此事間不容髮

紂則為獨夫豈有觀兵而後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觀兵而後伐紂謬說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學者遂謂武王蒙千百年嗚呼惜哉

紂居二年間紂昏亂暴虐滋甚囚箕子殺王子比干箕子比干皆紂叔父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韓周韓音奇走也謹按史記紂正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

紂十一年書泰誓作十有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野牧野古地名在衛輝府城南商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

父與百夫致師致師致其必戰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以大卒馳於紂師紂師雖眾

皆無戰心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不戰以歸武王倒兵作倒戈謂倒以戈柄授人而反自攻其後

也今喻人自攻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衣其珠

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斬妲己於是諸侯尊武王為天子按史記謂武王入至紂死所自

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通鑑因之

謬妄甚矣故削而不錄嘗聞楊升菴曰賈子言紂死棄王門之外觀者皆

前徒倒戈

汲冢書晉
汲郡汲縣

問責亦諫

死不足愛

及于戈秦
誓曰惟十

有三年大
會于盟津

信史則聖
人未嘗有

十三年不
苑親之理

信書則惠
文見義士必

不虛言以誣武王

或行別證

二者道遠

1

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此
近事實太公輕信汲冢書故有此說

方正學曰物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
曰壹戎衣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故不忍書也他書謂紂
自焚死意爲近之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使紂
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兵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
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
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群臣以禮葬之矣豈復
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迂史乃謂武王至紂所三射之躬斬
其首懸於太白之旗此戰國薄夫之妄言遷取而信之謬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
行伐紂乃繼父志故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塋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
載文王神主以行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塋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

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至武王定天下天
下宗周夷齊耻之不食周粟遂隱于首陽山
首陽山在蒲州東南三十里卽禹貢雷首山也

劉道源曰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爲人
居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陳永嘉謂武王太公恐一時之無君伯夷叔齊之心恐萬世之無君此

而

死

This i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

武王憂今日之無君

伯夷憂後
世之無君

問太公伯夷皆當世

大老也所見不同何

與

文王之所

義皆並行
悖也意與

而不相
此同

袁凡曰

與太公同就養文王固天下大老也天子有問無北面而詔

政

紀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管國名管叔鮮封于蔡叔度國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

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賢人為紂所敗退處私室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散財於粟

財鹿臺在大名府廣縣西發鉅橋之粟鉅橋在衛以賑貧弱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括史佚展九鼎寶玉九鼎夏禹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之物乃三代

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命閔天封比干之墓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三十里

比干

命宋祝饗祠于軍王乃罷兵西歸微子之弟也四月王來自商歸馬華山

之陽華陽今放牛放牛桃林之野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倒載干戈包之虎皮

車甲音霧而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見武成

呂東萊曰天下之責幸于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此也

紀已卯武王踐位諸侯受命于周尊武王為天子王始改正朔正朔如夏

以冕乃祀于周廟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因定

謚法禮曰謚以尊名柴於上帝望於山川大告武成武成祭名大告

編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以為子孫

恒敬者恒也者乎師南對曰黃帝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

終終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

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

几鑑盤盥楹杖帶履觴且戶牖劍弓矛各為銘焉按大戴禮王聞書

端為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盥不遠視

爾所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

聞言書銘

藏約行得

尚父陳丹

書

與

五入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

出史記又書武王既勝殷

之官鬱也曰發去也有三分殷之器物於諸侯

品上曰發中曰鬻下曰鬻

伯夷叔齊耻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

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忍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

矣遂餓而死絕與孔孟所言夷齊之氣象不同

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方正學曰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然退避於治

幸有中子以託國焉苟無其人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

食其微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頑頑立懦可為百

世之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之所以譏其隘而孔

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也

編十有四年王威德遠暢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

職業肅慎氏貢楛矢

楛矢謂息慎東北夷也今特勒古肅慎也石弩

石弩弩音魯

西旅貢獒其長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求鹽焉

楛曰肅慎氏之貢矢

西旅底貢厥獒

西旅西夷之國大高四尺

可以示諸侯乃作書名曰旅獒用訓于王

惟周公黜周佐王

世家王謂

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

洛汭在河南府盧氏縣伊

我南望三塗

三塗山名在河南府嵩縣

北望嶽

嶽近嶽之邑

顧瞻有河

顧也河謂黃河在河南陝州

天室將營周居於洛邑

周公作金

作大武樂

編三年王有疾周公為增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代武王之死周公乃以下

書藏於金縢櫃中

金縢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死

王翼日乃

作樂曰大武

也夫子謂其未盡善

編十有九年十二月王崩諡曰九十三太子誦立

也夫子謂其未盡善

也夫子謂其未盡善

也夫子謂其未盡善

也夫子謂其未盡善

也夫子謂其未盡善

周公製衣以朝諸侯

周公不稱王

此論周公
者所當知

成王
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按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編丙戌元年周人居家宰冢大也宰治也以壬午幼恐天下叛乃攝政代

王當國負日月也寧寧宸作依展以朝拜禮諸侯畫爲斧形今之屏風則遺象也

蘇東坡曰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

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執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又曰周公王若曰則是周公

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

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侍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也其攝亦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

○愚按此說極爲有理若紛尙之說不足信也

丁奉曰此據禮記明堂位之文也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依南面而立夫是時成王年已十四爲天子而南面

則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也較矣而豈曰周公云乎此記者之妄也
光又以南面誣周公則史氏益妄矣本史於成王六年又謂周公朝諸
侯於明堂者義亦倣此

抗世子法
於伯禽

紀成王幼不能蒞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抗舉也舉爲世子之法以教伯禽使成王上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責其有所觀稟

三

紀成王將冠音貫周公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音義而於時音愛也時任賢使能朝音朝於祖以見諸侯按家語祝雍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究職欽若昊天六合

是式率爾祖
考永永無極

魯公伯禽周公長子也成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就封於魯周公戒

...

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憂愼無以國

國監南
司文三二卷

僑人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猶迷也周公曰何族也族音速曰吾簡其君臣

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習俗革其禮

齊周公治其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

能近平易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尊尚有人

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親親賢其

親其太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親親賢其

三叔流言曰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皆文流言曰流言謂言如水之公將不利於

孺子孺子指成王而君之黨謂武庚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等同反周公

乃作大誥見周書奉王命以討之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有疵謂管叔蔡

之病為王室恭攷按書周公遭流言避居東及王悟迎周公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言應以語言之故遽

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

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河南

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

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

矣

二年周公居東周公避居東都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也按或問

征乎二年猶時罪也胡氏家錄有言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苟成王而

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

誠而已聖人與天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於郭鄰郭鄰地名宋降霍叔

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方流言之初成王亦疑周公及開金縢

見請代武王之事按書成王因上風雷之變而啟金縢之櫃乃感泣迎周

公歸朱子曰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祝之文實天啟之乃感泣迎周

康乃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宋古商丘之地名周封用殷之禮樂於周

為客待以賓而不臣按陳止齋曰嘗觀書至於周公之命微子乃曰弘乃

其賈子則隄防之具也宜悉而周公勸之以新造之周於未盡亡之商而欲

其復商之舊云者至於所畏則無告窮民而其勢不能患乎一者嗚呼周

周公可謂知所畏矣

周公之德也
不取
迹不同其
道一
國公待家
國公待家
蔡不司何
如
周公處其
變
聖人同歸
于道

天子無戲
言
桐葉封弟

程子曰周公之德也。變然無慮之心。所以不失其聖之心。其有誠也。湯
范華陽曰為相則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敗。周以叛。周公
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巳矣。家得罪於周。故封之。管蔡流
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政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
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若而有害。兄之弟。如
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凡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
之。是也。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陳止齋曰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於桎梏。外
故周公寧忍于管叔。猶忍于管叔。則非其於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之
辭。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寧以其身犯戕。凡之不祥。而不系其君
父。以弗利。而之。謗也。
五年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若汝。史佚請擇曰。
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
之。遂封叔虞於唐。唐侯。時晉始大。當主諸侯盟。
季子凡曰。成王剪桐葉封弟。戲也。而周公曰。天子無戲言。乃曰。小弱弟
於唐。柳子厚曰。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是教王遂過也。孟母

行罪也

周公制禮
在樂

越蒙氏來
獻白雉

海不揚波

編六年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明堂者。王出制禮作樂。頒慶量而天
下大服樂曰。言能勾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
按明堂之位。篇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
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不斷。輔善而相
義者。謂之輔。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廉潔而切直。匡過而
諫邪者。謂之拂。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
善對者。謂之承。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
故成王中立。聽政。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也。
編交趾南。交趾。今為安南國。有越蒙氏。越蒙氏。南方國。重三譯。而來獻白
雉。重復也。譯。傳四夷之言者。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
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
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黃耆。老人之稱。老人髮白。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

敢

中國有聖人

指南車

服遠人而正四方

成王如武王之志

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宮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駟音駟○車四面有屏蔽曰駟車乘車數也皆為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扶南林邑在南海大灣中其王乃女子字葉柳有外國人混漬者夢神賜之弓旦詣其神祠得弓遂浮海至扶南葉柳懼而降之混漬遂納為妻而據其國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嘗為先導指南車古制不可倣至唐憲宗時始定其制蓋車上有機四角刻木為龍又刻仙人衣羽衣於其上車雖四轉手常指南軒轅用之以定四方示軍士也

七年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宗周以王業之所由起也是為西都將營成周之所由成也成周謂王業之所由成也居於落邑而未果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鬲子鬲音邲其歷年八百餘故曰周過其歷年八百餘故曰周過劉道源曰後世謂左氏在周未亡之前逆知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歸於術捨棄德政不亦野哉汲冢紀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

周過合七百之數一統曆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乃曰

丁南湖曰孫叔年上世論謂周都天地之中欲使四方之會不恃山

則德化何從治哉此見孫叔之論亦偏矣

是年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洛古邑名本成周之地興工

營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府以洛為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

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中土

於成周復還歸西都王居西都而朝周公又營成周成王居落邑落邑成周名遷殷頑民

蘇氏曰殷之難也子乃今知易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

殷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

周所以為
忠厚

王通氏曰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而安業其頑嚚嗾
而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而為之爪牙不過借復
商之名以鼓倡群兇周家積素有素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
從化此其為忠厚之至也

成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歸政於成王通鑑謂成王臨朝周公北面
沈亞也非是周公只位冢宰

丁南湖曰信斯言也則周公前此六年豈未嘗北面為臣乎

紀初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古者貨貝寶龜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汪龜以上古貝以
表飾又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其名有少者明故直二百一十六
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
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
九府圜法
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
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法而通也錢圜兩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
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皆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周公留輔成王召公奭不悅周公作書告之以明本意

丁南湖曰按書君奭本序但言召公不悅而不詳其故乃致漢儒有召
公疑周公等語而聖賢之志被誣矣考之朱子曰召公見成
王已臨政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又曰召公以周公歸政之
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作君奭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

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悅者不敢安其保也王荆公曰
能終而發先業也是以不悅焉吾想召公如朱子所云則其遜讓周公
也何其體而其退老全身也何其智如程子所云則其疎宮之慮何其
謙如荆公所云則其愛君之志何其忠四說者皆是也學者其察之

何德而民
親之

**編王嘗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
之布令信而不食言**不食言欲人守信若出一言而不
依其言而行則如自食其言也**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三日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臣不善則讎也夏殷之民

難桀紂而臣湯武若之何其不懼也

虞作無
逸

紀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按書無逸篇名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
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

畢畢者文王
之墓也**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

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臣子之分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

問商多賢

蘇氏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

君若世

其故何也周公之過於周之賢君而復興者宜其多而商之賢君

之過於周

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以無犯上難制之民行其至柔

多而久之

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而易可以為久而

故何與

所以不振也

成王真得

編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實得之學

呂氏曰周公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真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

成王真得

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隨其頡頏隨

沒

圖

成王真得

守者或未專苟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必損其體已有間矣不若昇之

考之志

紀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不懌作顧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

周公承文

公保元子釗招乙丑王崩在位三十七年太子釗立

制周禮以

胡雙湖曰成王之時外變雖寧而王猶有疑周公之心故周公居東取

定百王之

失其正之理籌之熟矣營洛邑為王城而郊制周禮以定百王之

大法

巡狩之有武王伐功今讀周官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以尹茲東郊拳拳不怠設

一篇中切

要之論此固成王學武之無顧命而實周公造之也

成王學力

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世而後王所以正其終然成

百代正禮

湯方沒伊尹遠借群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

禮固有時

甲受伊尹群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康王之戒于宅恤

而變

之曰不若衰晉之陪臣耶宅恤即居憂也

廟

諸侯

後漢書
李固傳
食視
光緒

傳授國之
大事

五代以來
此禮不講
作康誥

畢公保釐

召公巡行

非吾先君
文王之志

思政懷柔

李固傳
食視
光緒

宋子曰

天子諸侯之禮與士族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
此類耳如伊元祀十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祀于先王奉
祠王祖見敬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
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宜嚴其禮而王
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
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康王

名釐成王之子○按
謚法溫柔好善曰康
紀癸亥元年初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由是諸侯率服

紀十二年命畢公保釐成周
出書康誥畢公保釐之也
紀初召公治西方其得民和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

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
以暨耄耋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及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
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咏之

袁了凡曰
蔽帝之棠召公之所愛也公則已矣而人猶不忍剪之乎
以守之將使人望而不取指目焉而人傷之夫其空威不足以禁之置吏
也故威去無生君德存無死君思堯者見於美見於牆而特棠即怨

成康天下
太平

刑措四十
餘年

者喪及日
而光棍耶
紀王朝諸侯於豐宮
豐宮在成康之際天下太平
史記作刑措四十餘年
不用
法無所用也
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立

成康有唐
虞之風

泰和在唐
虞成周宇

宙間
貞元會合

之運
積基樹本

安民立政
其揆一

昭王

名瑕康王之子○按
謚法義容恭美曰昭
紀己丑元年周道漸衰月有光五色貫紫微星紫微
漢水名在
漢陽府
漢濱人以膠膠船
不以釘裝船以膠粘
成船膠溶液則敗散
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

膠舟溺王

漢陽府

漢濱人

以膠膠船

不以釘裝船

以膠粘

成船膠溶液則敗散
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

公晉溺死祭畿內國用公之後為王卿士○按

紀十有四年魯侯弟濞弑其君幽公而自立

按弑君爭國之禍實自此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

紀二十有六年王崩在位五十一年子滿立

楊王名滿昭王之子○按

編庚辰元年王即位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牙音命伯冏為大僕正作

冏命

冏曰君牙冏命其所望臣僕者深且長矣然此心不繼遺失為御諸

遊天門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

在職否也然中雖放逸不克保始而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不

有周之令也

冏曰周至揚王降矣然其去文未遠康時其有後也顧其冏命則

鴻都見
光元
年梗陽
見左昭
廿八年

穆王不失
為周之令

紀十有七年王西征是年西征見西徐夷作亂徐古邑名今率九夷以伐

宗周西至河上楊王畏其偏分命東方諸侯徐子主之徐子競姓地方五

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為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王

正西巡狩樂而忘反聞徐子潛號乃命造父造父季勝為御而歸以救偃

王之亂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闕乃北走五世孫彭城百姓隨之以萬數

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以上出說苑楊王乃以趙

城封造父趙城古邑名其族由此為趙氏即戰國趙

袁子九曰徐辟處要服而偃王固陋無道乃狡焉有啟疆之

主東方諸侯雄心方大且欲舟行上國通溝陳蔡之問其勢非盡得周

不止此賊仁賊義之極者平居覺覺為仁跂蹠為義以蠱惑俗廣疆土

及天子命將征而義已非戰力又不敵復謫然出仁言曰吾惟不忍

偃王惟王道之眊以國易仁之歸說豈以仁義亡國哉韓昌黎乃曰宛宛

乘利抗王仁乎曷存智猶惑此笑者頑耶

紀王得八駿馬山子又一說曰紀地曰翻羽曰奔宵曰超景曰踰輝曰超

以趙城封
造父
不助武備
賴文德而

光曰騰露 有違父者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司馬作祈招招音之詩祈招詩徐方御宸極以止王心

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以是獲沒於祗宮泰攷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形又且易人之慮王敬之若神命駕八駿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遂實於西王母觴於瑤池為王誥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爾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簡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愚按宴瑤池事經史不載乃列子寓言獨詳然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而祗宮考終亦能善補過者也

三十有五年王將征大戎大戎即昆夷也今長沙武陵蠻大半是祭公謀父諫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夫兵戰

而時動動則威戰聚也威畏也時動則三時務農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震

是故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天子畿內甸服賦邦外侯服邦外侯服之外侯服

歲

侯甸侯衛賓服自侯甸至衛甸其間凡五所謂蠻夷要服蠻夷也夷者好信而戎翟荒服荒服遠方諸侯也與戎狄同俗甸服者祭祭供月侯服者

時享祭供月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

辟刑不有攻伐之兵伐不有征討之備征不有威讓之令讓不有文告之

辭言不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是以近無不

聽遠無不服今大戎氏以其職來王謂其嗣子以其而必以不享征之且

觀之其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王不聽征之得四白狼

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自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王又命呂侯作祥

刑之書以告四方在位五十五年崩子懿立

胡五峰曰穆王聖荒德雖下衰然猶曲盡典獄之精為以訓戒天下後

楊王仁氏之意厚孔子所以有取孔子思狂之意歟

胡五峰曰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

情

諧

遠

王文中曰：聖人之書律書也。首以五刑創于有苗，不識聖人制刑之本。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刑而可贖，則凡有千緩之費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耳烏得而不啟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僞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爲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丁南湖曰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無以爲計乃作吊刑以贖大罪以歛民財以濟荒凶之欲則其意之所從來者不仁甚矣孔子豈以仁民之意而取之耶蓋特取之以示威耳

名繫邑楊王之子○謚法既過能改曰其

平涼府水名在

康公密國之
君姬姓也

有三女奔密不奔

康公私受之

而不獻於

王王滅密

在位十二年崩壽八十四子

即古

密康公從受三女
爲衆女三爲粲粲

之小覲乎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女邑之傾人國固如此夫

名難其王之子○按
謚法溫柔曰懿

既長詩人作刺

作詩幾刺在位二十五朞壽五

名辟方蓋王之弟○按

來德政不脩詩人作詩譏刺至是王室愈微○惡

封非子於秦

音二水馬

大審息主

封爲附庸之君邑於秦秦古邑名

江漢集

復續伯益

後也即秦皇之祖也

○是時大雩牛馬死江

王崩壽年六十五子燔立

尚書說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殺氣若茲屢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簡伏可畏也

名燮孝王之子○按
謚法安心好靜曰夷

始下堂而見諸侯

孝王崩諸侯共立其子熒是
爲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

下堂見諸侯

乙酉監南

周書三卷

而見之自此王室衰微未為列矣荒服不朝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
至于俞泉西道俞泉亦地名在太原府獲馬千疋在位十六年崩壽年
六十子胡立

胡雙湖曰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綱常自此紊矣時熊繇五世孫熊渠其
孫頃公首壞王制并邯鄲之地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孔子曰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兄滅人之國而有之乎斯二首皆陵遲
解細之事向夷王之不能問也可為三歎息矣三子立長子康中子
邲南為鄆今
衛輝府是也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按
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紀癸未元年王為人暴虐無道殺齊侯不辰立其弟靜詩人作刺楚子熊
渠畏其伐亦自去其所僭王號

編癸巳十一年淮夷之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

紀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用事大夫芮良夫周大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

聖人導利
而布之上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謂惡害榮
公者多也夫王人者將導利而
布之上下者也謂天中下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猶日休
惕懼怨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
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
周首寡也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既已也卿士諸
侯不享享獻

聖雅始作

紀詩之變雅始作東吳朱氏曰按詩變雅者何蓋謂大雅桑采之篇也始
之七章曰滅我立王朱子曰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
疑在共和之後也以愚見當錄是詩於共和末年豈宜書之於此也

編三十有三年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公告曰告史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作諫

衛巫其神能前知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
相矜
而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召公曰是障之也障又隔之也防民
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害於人也民亦如
之民之敗亂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導通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
為民宣之

防口其裕
防川
為川決之
使導
為民宣之

子凡經緯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

能幾何與語辭能幾何言不久也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社稷神建國

則立壇壝以祀之人若無道則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王心戾虐

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國古邑名今為霍州屬平陽府太子靖匿

召公之家召公乃國人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

也今殺王太子謂令國人得王其以我為讎而對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

也君諸侯也險而不對怒而不怒怒心望也兄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

子太子竟得脫孫析由而立孤矣其忠莫大焉

紀庚寅三十八年王在囿不敢歸召公周公此周公召公非是周公也

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五十二年王崩于囿

三十七年并共和十四年

金在子曰周自東王上綱不振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

老雖內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

卒以流亡身死於囿囿者好川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者大臣弼其間王

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繁然復以蓋其時周室可

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訖不復振悲夫

下南湖曰崔嬰梓曰以他孩代趙朝孤兒之死而立孤兒遂為千古蒙

其訓誨乎况公之相之戮力經營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乎愚於此嘗

論之曰嬰印死天下事者也召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

事難雖然嬰印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印為一國而召公為天下其功特有大小之別耳

軍王名靜厲王之子按

紀甲戌元年召公周公輔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申伯仲山甫張

仲更失聖俞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以秦仲為大夫

討西戎命尹吉甫北伐獫狁至于太原獫狁音顯狁音允○按厲王出居

吉甫率兵征之詩人作六月詩以美之

紀二年命方叔南征荆蠻是時荆蠻背叛王命方叔將兵以征之○命召

虎征淮夷召公即康公之孫虎征淮夷而○王伐徐夷按宣王自將以伐

召周輔王
脩政
法文武成
康遺風
諸侯復宗
周

虎

仲山甫以米庭詩人作按王即位有召穆公平淮夷方叔南征荆蠻尹吉甫

宣王任賢使能宣王能復文武之業順治而外威嚴也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南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

君心則諫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和之人從中

制之則雖吉甫亦何以成其功故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

美之詩以

六年大旱集傳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

不籍千畝天子籍田千畝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穀民

編千有二年王不籍千畝射耕以勸農也乎虎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穀民

上帝之采盛於是乎出出於農也器實盛民之養庶於是乎生也蕃息

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其與供同具和協輯睦於是乎興協也輯聚也財

用蕃殖於是乎始殖也敦龐淳固於是乎成敦厚也是故設為大官民之

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

神媚悅而和於民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

緒而棄其大功不耕也而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

聽

編三十二年王嘗晏起傅母婦人之師傳也後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晉明社不歸永使其傅

母通言於王曰言姜后自責如此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

而晏起亂之與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

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按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

今即其自責待罪可謂繼美任妙德事非體不言行非礼不動

而宣王中興之功內助與有力矣

編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千畝地名在遼州城東南州境多王師敗績于姜

氏之戎四夷別種也王既喪南國之師南國南乃料民於太原料謂簡料

少也太原即今原州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

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協司商協民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契

孤終致此也孤幼也終死也

司商協民姓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

科民太原

卒成中興

姜后繼美

任妙

神也

而和於民

享祀時至

而布施優裕也

今天子欲脩先王之

緒而棄其大功

而困民之財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

別君異友

士不易言

以求生

左儒死於

司徒協旅為師旅司寇協民司寇刑官也掌合數牧協職物色工協革
 之牛馬年場協入數廩協出廩人掌九穀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
 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鬼符簡知其數王治農於籍籍田也蒐於農
 隙春田曰蒐蒐擇也農隙釋獲亦於籍言王亦至于獮於既烝秋田曰烝
 升也孟秋升穀狩於畢時冬田曰狩圍守而取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
 焉習簡也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道清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后為政之
 謂將有禍亂王卒料之
 編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
 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
 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
 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王在位四十六年崩子宣湫立

周道衰於

金什山曰

其周道衰於

其後幽王繼之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大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畧可見

倍其功不足與發神獎况宣王末政至於如此哉○愚嘗謂之無憂

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有

憂者其惟宣王乎以厲王為父以幽王為子

丁南湖曰

既傾歡以聽之且自責以答之其於號公之諫不籍千畝仲

山甫之諫料民則執復以拒之左儒之諫殺杜伯則曲法以殺之夫后

與諸臣之言如彼其皆是也王之處之如彼其懸殊也所謂樂色忘德

豈不即此而備彰乎故宣王若

無周之相未必其能中興也

幽王

名富涅宣王之子○按

趙世

唐申元年王無道趙奮父

之子叔帶去周如晉始建趙氏於晉

史出

編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西周鎬京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

伯陽父曰

父音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序次

若過其序民之亂也

史伯

天地之氣

陽南周柱下

不失其序

史老子也

言民者不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言民者不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

或作之

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陰也陽失而在陰

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水土

無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謂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

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更故曰紀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周其及乎

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上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

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

不幃而諫之化為玄黿龜也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齕而遭之

夫婦驚也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幸妖

子夫婦哀其夜號平而取之逸逃於褒褒人褒姒名也有獻而

入是女於王王遂置之褒姒之罪也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

紀三年王之後宮見褒姒而嬖愛之生子伯服褒姒與驪布父比而譖申

后太子周大夫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

編五年王竟以驪布父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其

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申姜姓國太史伯陽曰既禍成矣無可奈何

祭放彼頑人實勞我心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太子宜臼被廢適作小弁

其略曰毋逆我梁母後

編六年辛卯朔日有食之祭放其略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

其略曰毋逆我梁母後

其略曰毋逆我梁母後

其略曰毋逆我梁母後

傳

既辨而孕

周書

卷之三

十四

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
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常也

平王戲諸侯

裂冠

笑跛見穀梁傳

笑跛見平原

微丘登至

編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王說音悅之萬方故不笑方計也萬方首謂設計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烽火表也邊火曰烽有急則舉兵來援援救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褒姒好聞裂冠縵鼓王發縵裂之以適其意錢鶴堂曰昔齊妃笑跛而卻克師與趙妾笑難而平人豈可以笑為輕忽而不致其謹哉王以為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皆畔王室始騷騷擾也動也王嘗為太室之盟諸侯叛之編十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鄩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大戎遂殺王於驪山下驪山在西安有驪山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寶賂而去王在位十一年遇害諸侯即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而西周遂亡

劉道源曰二王並立餘為晉文侯所殺是為舊史不同

編秦襄公衛武公將兵救周平戎戰甚方有功衛康叔之後康叔武王弟也秦柏翳之後也秦由此取周所棄之地國始大卒併諸侯代周而有天下出史秦紀及衛世家

胡雙湖曰幽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侯和從晉侯九合諸侯之師擊戎逐之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武公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是為平王而周轍遂東矣○平王東遷洛邑之所是為東都

平王名宜臼幽王之子○按謚法執中有制曰平紀辛未元年是時幽王既為大戎所殺鄩國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有都洛邑之後王室微弱號令不行於諸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齊太公出望之後楚之先黃帝之後周初有鬻熊事文王成王之時封其子熊繹於楚姓芊氏秦柏翳之後姓嬴氏周孝王之時有非子者

平王東遷洛邑齊楚秦晉漸大

善養馬孝王封為附庸諸侯邑於秦晉之先唐叔虞蓋武王之子也成王與唐叔戲剪桐為珪於是封叔虞於唐國又號晉更歷春秋之世此四國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顧軾曰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非有大無道者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今夫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後王之敗亦不滅幽厲然至於集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者則不鬻田宅之效也

編始命秦列為諸侯賜以岐豐之地初周避大戎之難東徙洛邑秦襄公

以兵送王王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而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編命衛侯和為公作文侯之命錫晉侯仇賜以河內附庸晉于是始大

吊祖謙曰

此篇作于東遷之初由此而上下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大誓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固執新舊之際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為足嗚呼周其終於東乎

消長升降之交會

紀秦祀上帝于西時時土為高也

司馬遷曰

余讀史至大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始封為諸侯作西大川今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疆于郊祀君子懼焉

編癸酉三年以鄭桓公為司徒初桓公為司徒善其職甚得周眾又死

于大戎之難王命其子掘突續乃父之職復為司徒

紀已卯九年秦東徙汧渭之間秦襄公以兵七百人東獵至汧渭之會曰

昔周邑先秦就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編癸未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子楊嗣是為莊公初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歲

敬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受戒

訓導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

侍也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

訓御之於是乎作懿雅抑詩也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衛武公作懿戒以自獻聖武公

曠目童子也

此上帝之

王遣兵戌申及許

春秋託始於平王

紀乙酉十有五年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今延安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於鄜而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秦儲實自此始

紀己丑十有九年遣畿內之民戌申及許今開封府許州王懷申侯全已之功又感鄭伯迎立之功故為遣戌以防戎

朱熹曰中侯與大戎殺幽王乃王法必誅不赦之罪平王與其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之為有德而不知其殺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昔項安世曰自天理觀之則中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讐自平王觀之則中侯乃其重克成濟也戊之宜矣愚亦曰自幽王觀之則平王真所謂亂臣賊子無復人心天理之存者矣夫子則詩而存揚之水其刺之固宜由是論之則春秋託始於平王可以深長思矣

紀辛卯二十有一年秦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紀壬辰二十有二年王室衰微諸侯背叛二十四年宗周宮室圯詩人作黍離

國家之立本大而末小

愛子教以義方

編丙申二十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縣名屬平陽府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編戊戌二十有八年鄭伯封其弟段于京今開封府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雉文也姜氏鄭伯之母愛幼子叔段

編戊申三十有八年衛公子州吁出奔州吁嬖人之子有寵于莊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母乃不可乎弗聽

紀戊午四十有八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

魯之用郊始於此

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始於此矣

劉恕曰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

之請由平王世也

紀已未四十九年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

金任山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隱公固當立者然

獄為難推禍此世道之大變也此春秋所為託始也

劉恕曰春秋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公羊氏曰隱長而賢諸大夫

非已有而總其事謂之攝已有之而推與人謂之讓惠公愛少子而立

為太子公薨國人與而不立隱公隱公嘗曰吾將讓焉而春惡君位莫

能踐言羽父伺其間際而遂成篡奪虛辭挑禍隱實為之也

紀春王正月時天子微弱賞罰不行孔子因魯史脩春秋託始於此年蓋

憲衰貶於賞罰以正一王之法

經三月魯侯及和儀父盟于夷地名在兗州府泗水縣境

魯侯以正一王之法

春秋所為託始隱公不書即位

譚按贈車馬曰贈貨財曰贈

夫婦人倫之本

經秋七月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賜音

胡安國曰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子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

無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不此之懲而謂人寵妾是反本塞源自

滅之也春秋之託始於隱公不亦深切著明哉

紀九月鄭伯以王師親師伐衛南鄙

編庚申五十年鄭伯迎其母姜氏于城穎初穎考叔為封人聞公之悔有

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公曰爾有母遺擊我獨無考叔曰何謂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闕地

及泉隧而相見其誰不然公從之公入妻出遂為母子如初遂地也

編辛酉五十有一年春三月庚戌王崩孫林立

林之奇曰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以遠日赴春秋不書實崩口而書赴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

經秋武氏如魯求賻

金仁山曰平王于魯猶歸仲子之賻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于報施之禮且猶不可况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求在周為骨然魯

之不臣甚矣

編鄭祭足帥師入寇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

曰怨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

界虢公政夏鄭祭足帥師取溫今懷慶府溫縣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呂祖謙曰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收退欲進虢公而不收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均體敵周與鄭等諸侯耳一旦用兵

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

經八月宋穆公和卒○紀立宣公之子與夷初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

屬殤公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

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卒立

桓王名林平王之孫○按

經壬戌元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桓公○編州吁自立國人殺之

經癸酉二年魯考也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紀初公將萬也問羽數于眾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

自八以下公從之異本行應意也

編甲子三年冬鄭伯入朝王不禮焉周桓公曰我周東遷晉鄭焉其害鄭

以勸來者猶懼不說音既草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經丙寅五年春三月鄭伯使宛歸地名在宛州府費縣境田于魯

紀夏六月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

編丁卯六年冬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魯侯齊侯會于防山

潭按既至此事亦見存傳

衆仲對羽數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在曲

編巳巳八年王取鄆地名在河南鄆聚名在開封鄆今懷慶府之田

于鄭與鄭人以蘇氏之田十二邑

編冬十一月魯公子執弒其君隱公而自立初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

宰隱公曰為其少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聚名在兗州吾將老焉羽父

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

氏有死者

鄭伯以壁假許田

編庚午九年魯桓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祔田鄭伯請

于趙結祔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

經辛未十年春正月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編立公子馮以

鄆今兗州府城武大鼎賂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山初

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猶懼或失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于太廟以

明示百官百官家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

也鄆鼎在廟章孰甚焉不聽

經甲戌十有三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初王奪鄭伯政鄭伯

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地名在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

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聃請從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

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遣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天子翕然宗周

劉恕曰西周昭王始衰至厲王而大壞宣王振修紀綱天下翕然宗周

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與越楚本小國而迭為盟主東周之王無中才

民不寧言天下

編乙未十有四年春楚子熊通侵隨因使隨請討于王王不許

紀丙子十有五年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諸侯內王遷盟向之民于盟

編丁丑十有六年夏楚子會諸侯于沈鹿遂伐隨隨及楚平楚潛稱王

經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經戊寅十有七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紀已卯十有八年虢虢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編庚辰十有九年夏五月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初衛宣公悉子弟姜生

伋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構伋公使諸齊使盜待

諸莘殺之壽子知而告之使勿殺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壽子載其旌以

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編壬午二十有二年春二月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初鬬伯比迭

屈瑕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

焉人告夫人夫人曰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請設備楚

子使追之不及及羅與戰大敗莫敖縶群帥囚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

皆免之

經甲申二十有三年春二月王使家父如魯求車

編三月乙未王崩子佗立

經丁未三年春正月魯侯與其夫人姜氏如齊○編齊侯殺魯桓公立其

子同是為初公將有行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

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濰音洛水名遂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

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編秋周公黑肱欲弑莊王而立王弟克字子儀桓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

公王弟克奔燕初克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

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莫敖楚

官名即屈

莫敖小羅

國後事二

子爭死何

如

戊子四年夏單伯送王姬○經秋魯祭王姬之館于外○經冬王使榮
叔如魯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胡安國曰有三年之喪大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

齊子心傷

紀辛卯七年春三月趙子伐隨卒于師子熊貲嗣始都郢○初趙子伐隨將
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夫人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
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

經甲午十年夏四月辛卯恒星不見恒中星隕如雨

經乙未十有一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編初公使連稱管至

父戊癸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請代弗許二人遂因無知而弑公
立無知襄公之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

丙申十二年春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大夫盟于郕○夏魯侯伐齊

酉

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卯莒齊襄公○八月魯及齊師戰
于乾時齊師敗績

編九月齊公子小白立

經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編初鮑叔帥師三子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
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弗忽死之管仲請囚

紀齊侯以管夷吾為相○初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君

鮑叔為管夷吾所召

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
吾子臣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也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

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

門立旌為門

門若今牙門使百姓加也勇為弗若也公曰夫管夷吾射中寡人鉤臣於
子糾桓公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

才管子天下

夫猶是言為君猶也公於是請於魯莊公以問施伯對曰管子天下之木

猛

才冠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憂矣請殺而

以屍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予齊使比至三黷之公親逆也

于郊解其縛而與之坐問焉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

雜處則其言唯亂貌其事易變易昔聖王之處士也學道使就燕閑

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公曰定民

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

為中軍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五鄉皆上鄉各帥參也國起案界

以為三官國事分臣立三宰也工立三族也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

立三衡平其政公曰其何以富國管子對曰唯管山海為可耳謹鹽筴與

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公曰吾欲從事

於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也而寄軍令若君征伐隣國不知也於

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

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夫大焉以為軍令為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

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也兵車里有司帥

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

何如

作內政而寄軍令

軌長帥之

之四里為連

帥之五鄉

治兵是故

祭祀同福

聞可以不

同和死同

下以誅無

號曰仲父

車成霸功

者管仲之

蘇軾曰

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公將

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今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變古司馬法而爲簡畧速勝之兵者也

劉恕曰

管仲之書大抵審重輕法術持度量權衡以籠天下之權致隣

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如韓非其寬厚廣大則

胡宏曰

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者天下之才也當相與入贊于天王

匡正畿內以修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膺戎狄則周室赫然

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于飲宴征席之間也

王世貞曰

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紂之虐失天

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

畢開散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周也夫齊

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爲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惟吾

使比懷狄南懲楚彼方疆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羣諸侯以敵之

而若承綢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

也吾故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

經丁酉十有三年春正月魯侯敗齊師于長勺○**編**初齊伐魯莊公將戰

曹劌請從公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公將馳之劌曰

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既克公問故對曰夫戰勇氣

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

視其轍亂其旗靡故逐之**編**已亥十有五年王崩于胡齊立

經庚子元年春齊侯陳人宋人蔡人邾人會于平杏遂人不至○**經**夏六

月齊人滅遂

胡安國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

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齊

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斯民于

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曹沫劫盟

一國並南

同卷三二卷

十四

屏

曹劌敗齊師于長勺

桓公大本

不及其才

曹劌請從公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既克公問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其旗靡故逐之

齊侯不背
曹沫之盟

而殺曹沫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者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齊桓公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廢之禍故桓公不主而孔子小之○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齊桓公曰齊桓公之與魯為取矣異哉沫之為魯顧以藉齊也夫戰而喪地戰而還之○莊孟明功無書焉矧於行劫薄入於險非仁也掩人之卒非勇也小國而怒強敵非計也萬一齊悔諾而總諸國以致討魯何以存

是魯之辱不止於三敗而齊已萬勝於天下矣夾谷之會萊人以夷樂劫孔子命甲士兵之使仲之相齊而出於尼父之舉則沫之首足且異地乎

紀辛丑二年夏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以宋人背盟之會也單伯取成于宋而還

齊侯不殺
楚師

齊侯四年冬十二月王使虢公命周天子伯以一軍為諸侯
齊侯滅鄧初楚子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後楚伐鄧滅之

編甲辰五年王崩太子閔立

惠王名閔釐王之子○按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編乙巳元年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編公晉侯來朝王饗禮命之賓皆賜王五穀音角三王為穀馬三匹

編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號晉朝王在周鄭伯以齊執其卿

求王為援亦在京師故倡義為王定昏

金仁山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諸晉不能以禮導天子而及其歲在亟為迎昏何哉

編丙午二年秋五大夫以王手顓作亂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顓子顓有

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
 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釐父田而收膳父之秩故為國邊伯所速釐氏子
 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縣名屬蘇子
 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編丁未三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
 偏舞鄭伯聞之見說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子頹歌舞不
 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
 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說公曰寡人之願也櫟今河南
 編戊申四年春說公鄭伯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
 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
 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伯卒王巡號守

擊鑑註
 擊字而以
 鏡為飾也

御
 公子宗辭

號公為王宮子理地名王予之酒泉今陝西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擊鑑
 予之號公請與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號
 紀已酉五年晉人伐驪戎獲驪臣封人以歸公愛幸之
 紀陳人殺其太子鄭○編公子完與頤孫奔齊齊侯使完為卿辭曰羈
 旅之臣幸若獲宥免于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
 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上其復不敢
 編庚戌六年王賜楚子昨初楚熊惲弒其君堵敖而自立乃布德施惠結
 好諸侯又使人入獻于王王賜昨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經辛亥七年夏魯侯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于魯○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編御孫諫曰男誓大者王帛小者
 禽鳥以章物也女誓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誓是無別也男
 女之別國之大節而由夫人亂之不可

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

郭公善書
不龍用

經郭亡。○紀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紀甲寅十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謀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經乙卯十有一年春三月，齊人伐衛，衛人敗績。○編齊侯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紀秋，晉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初，驪姬生子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及群公子居之，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悅而從之。惟二姬之子在絳。

紀丁巳十有三年春，樊皮叛王命，號公討之，執樊皮歸于京師。

編己未十有五年秋八月，虢公卒，子般立。冬十月，慶父弑般，啟方立初。

牙以存魯

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使以君命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不然，死且無後。牙飲而卒，立叔孫氏及公。薨子般立，慶父使圉人犇賊之。季友奔陳，陳公立慶父如齊。

編庚申十有六年春正月，狄人伐邢。○今順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經齊人救邢。

編秋八月，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滅耿。霍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封趙夙于耿，畢萬于魏。士雋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與。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上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西霍州

紀辛酉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閉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季氏慶父皆出奔。冬，齊高子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為魯公。取慶父于宮，殺之而立仲孫氏。

崔山君
見韓文
雜說

初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和今山東鄒平縣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尸歸

編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予何能戰戰于熒澤衛師敗績殺懿公衛眾潰濟河立戴公

以盧于曹卒齊人立其弟煨文公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屬河南府

甲寅泉曰而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夫衛君狗于一禽之好衛君之過使君亡國者衛臣之罪有君不謹而微而慙以忘君使民對上者

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驕死以爲天下笑嗚呼可悲也愛其屋者及其爲思其德者封其樹衛之臣子雖惡于秉軒之舉獨不思康叔開拓之功武公培植之惠而思報之于其苗裔乎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曉視之其真無異于禽獸矣吾獨以引演爲人然其存也無使鶴之怨其敗也有納肝之忠蓋明于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也

編壬戌十有八年夏六月狄伐邢今順德府齊桓公帥宋師曹師次于蕭北救邢名城刑遷于夷儀名城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冬十月魯公子友帥師敗齊今青州府莒州師于鄆獲呂季今齊州紀魯侯賜季友

紀癸亥十有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丘今大名府滑縣以封衛

王鑿曰孟子論王霸有皞皞離真之異彼齊桓遷刑于夷儀邢遷如歸則豈非皞皞者耶君子於此有二說焉齊桓之救難也

袁子曰宋伐杞杞伐宋齊桓不救於受侵之始而封於已滅之後何復封之則齊之封之也夫持危靖亂孰與與之固先王之封國也已滅而

齊也始弘此拒管君臣所夙夜計者不然宋伐杞杞伐宋而桓公不

之救且乘以此爲樂管仲復以爲慶何哉得無多寇之虐而以大其功幸

隣之禍而以彰其德與

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地名在平陽府○編初晉荀息以國地名在平陽府產之乘與

垂棘地名在平陽府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

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伐虢滅下陽今平陽府已而虢公敗戎于桑田在陝州境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而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

夏
宮之奇諫
伐虢

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

經乙酉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以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編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往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包茅菁茅也

齊桓公
祭何如

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

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地故不受師進

次于陘地名在開封府鄭縣南楚子使屈完盟于召陵地名在鄭城縣東

經丙寅二十有二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編初驪姬謂太子曰君夢

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縣名屬平陽府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毒而獻

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

新城地名在曲沃縣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行矣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

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重耳夷吾二公子亦出奔

經夏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

侯盟于首止地名在衛鄭伯逃歸不盟○編初惠主以惠后故將廢太

子鄭而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太子以定其位

紀九月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于諸侯

編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滅虢執虢公歸其職貢於王初晉

復假道于虢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

寇不可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虢之謂

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經己巳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王人齊侯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地名在兗州府以謀王室鄭伯乞盟

天威不遠
顧咫尺
桓公下拜

紀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太子鄭立王以二十四年閏十月崩太子鄭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至是乃告喪故書十二月從告也

襄王名鄭東主之子○按

編庚午元年夏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在開封府考城縣東王使宰孔致胙祭肉也於

齊桓公使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封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

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也小由余敢貪天子之命墜也越也于

下以遺天子毒敢不下拜乃下拜受宰孔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

不務德而勤遠略其終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金佺山曰按宰孔致命桓公聞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孔之所以料其終亂也

編晉獻公卒奚齊立中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弒之及

荀息初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

繼之

荀息有詩
人重言之

義
元愷失左
氏之意

荀息之言
玷於前

荀息之言
玷於前

紀辛未二年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晉公子夷吾為晉侯

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

伏劍而死

禮國之幹

敬禮之與

編壬申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晉侯受王情過歸告王曰

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管子受下卿之禮

此姑息耶相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爲王容叔帶固將
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乙未六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知臣莫若君

大人以礼
樂正天下
大器猶規
矩準繩
先自治而
後治人

司馬光曰

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取
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
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
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絃而鐻
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
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

能悉數而云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袁了凡曰仲寢疾桓公問鮑叔之爲人仲曰鮑叔君子也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蓋仲非蔽賢

也誠謂叔之不能併容而畏禍之也是仲過爲叔計未及爲齊計也詎知叔而相齊必無三子之亂矣何也叔惡惡不忘其能忘三子哉昔蜀

秦晉君
而於其民

董允秉直匡主義形於色武侯薦允為侍中而宦人黃皓畏允不敢為非叔亦齊之董允也惜仲為齊計而不及武侯也

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獲晉侯○**紀王命秦伯釋晉侯晉侯自**

秦歸于晉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戊寅九年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紀五公子各樹黨爭立遂相攻以**

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易牙立無虧後

為齊人所殺公子昭出奔宋

紀已卯十年齊人將立公子昭不勝四公子之徒夏五月宋師及齊師戰

于鄆立昭而還是為孝公

紀癸未十有四年王召叔帶于齊富辰請召太叔王從之叔帶自齊復歸

于京師

紀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編初宋襄欲霸諸侯與楚

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公子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子不
人於厄

問宋襄之
仁不禽二

毛不鼓不
成列何如

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厄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

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

二毛頭半白者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事也世

笑以為宋襄之仁

金仁山曰宋襄求霸之初虐二國之君何其暴也至泓之戰不重傷不

禽二毛又何其仁也無他前日氣銳而今日氣怯耳

蘇軾曰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其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

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俱亡乃

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

壺殮者天下謂其不情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兄用

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

編甲申十有五年夏五月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為后初王怒

鄭伯之執伯服游孫伯將以狄伐之富辰諫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

以相及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

奈何不忍小忿以棄之不聽使預叔桃子出狄師伐之取櫟王德狄人將

見傳
十九年

太上以德
撫民

周監甫

周長三

日二

以其女為后富辰又諫曰狄固貪婪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又弗聽

編乙酉十有六年春正月晉公子重耳入於晉以立是為晉人殺懷公于

高梁初重耳出奔十九年而後反國嘗餒于曹介子推割股以食之及歸

賞從亡者狐偃趙衰顓孫襲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曰有

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之食一蛇剖股龍返於淵安

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使

人求之不得隱綿上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為之寒食文公環綿上

山封之號曰介山

紀王使王子虎內史與錫晉侯命

編秋王廢狄后狄人奉叔帶攻王王出居鄭狄人立叔帶為王居于圖王

使告難于諸侯

從若懸書宮門問龍蛇之歌何如

如勤王

襄王不許晉侯請隧

晉侯問守原于寺人何如

編丙戌十有七年夏四月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

次于陽樊王告急於晉乃帥諸侯右師圍溫而殺叔帶左師逆王於鄭歸

周晉侯入朝請隧禮王墜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

所惡也乃賜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紀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

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

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遂使

之處原

經丁亥十有八年夏齊人伐魯北鄙○**編**魯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

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

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

職之恃此不忍齊侯乃還

經戊子十有九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編宋公孫固如晉

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于是蒐于被廬地名在平陽府作三軍謀元帥

趙衰曰卻縠可說詩書而敦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

之本也乃使穀將中軍

經己丑二十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初重耳出亡曹○楚人救衛○三月晉

侯入曹執曹伯奔宋○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地名在衛輝府楚師敗績

晉文伐原
示信

金縢詳曰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
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
于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屬
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晉文譎而不正信哉

陽

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地名在開封府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侯為

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狄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

敢稽首奉揚天子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

經冬天王狩于河南地名在懷慶府○編初晉侯召王會于河陽踐土地名在

諸侯畢朝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宣諸深室名在

俞納臺體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經辛卯二十有二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復歸于衛○編

初晉侯使醫術酖衛侯甯俞醫使薄其酖得不死潁公為之請納王于

王與晉侯言于穀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款首治厘曰苟能納我

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瑕

紀癸巳二十有四年冬十二月晉侯重耳卒子雍嗣

金任山曰

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治也

二子類
推賢遜能
之意
子餘非
犯所及

五

乞

之本

真西山曰

推賢遜能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若之隨園天子之邑勤天子之符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迫其君詎至於此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蓋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犯所及

經甲午二十有二年春二月秦人入渭地名在歸德府○夏四月晉人襄及

姜戎敗秦師于地名在陝州○歸初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

門之管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公召百里

孟明視西乙術印乙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其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必死其間余收汝骨

焉秦師遂東及渭知鄭有備滅澠而還晉先軫請邀秦師敗之于殽獲三

帥夫人請于公而舍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

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復使百里視為政

丙申二十有七年春二月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

于彭衙地名在西安府白水縣境秦師敗績

紀丁酉二十有八年春正月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地名在平陽府及郊地名

左丘明曰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

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能舉

也

編戊戌二十有九年秋王賜秦伯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初秦用申余謀

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賀之故有是命

編衛侯使甯俞聘于魯公與之宴為賦湛湛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

人私也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

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伯濟河焚舟

在西安府

左丘明曰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

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

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能舉

也

編戊戌二十有九年秋王賜秦伯金鼓

命為西方諸侯伯初秦用申余謀

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王使召公過賀之故有是命

編衛侯使甯俞聘于魯公與之宴為賦

湛湛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

私也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諸侯

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露諸侯

潭按舍
之物車
財日賄
王日舍
玩好日賄

三子皆素
之良

經已亥三十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舍且賄○三月使召伯如魯會葬

經唐子三十有一年夏秦伯任好卒子瑩嗣是為瑩秦伯瑩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黃鳥詩以哀之

經壬寅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子壬申立

頃王名壬申頃王之子○按謹法親心動懼曰頃

經癸卯元年春王伯如魯求金○二月辛丑葬襄王○三月使榮叔歸魯成風之舍且賄○三月使召伯如魯會葬

金任山曰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於是求金之使焉頃王初政如此其後頃王崩葬遂不見於春秋矣魯固不恪而頃王為

已葬矣

經乙巳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於鹹今大名府開州東南有鹹城○編獲長狄

三人僑如焚如榮如

魏壽餘優
士會之足

繞朝贈士
會以策

而不利於君

命在養民

知文公知
命

丙午四年冬十二月趙盾言于晉侯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中行桓子請復賈季卻成子請復隨會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及秦復士會之足子朝壽餘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秦伯曰若晉人背其言吾歸爾季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季

編丁未五年夏五月邾文公卒公名子纘音嗣初文公上遷于邾山名在邾州府史曰利於民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

命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立

匡主名班頃主之子○按

編已酉元年齊侯侵魯遂伐曹入其郭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首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經壬子四年秋魯天子僕弑其君廢其○**編**以寶王來奔納諸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對曰先大夫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今魯僕弑君父而竊寶王則為凶德是以去之

西田為立公故以略齊也

甲寅六年春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地名在歸德府寧陵

宋師敗績初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經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事○**編**迎襄公弟黑臀早周立之定為初靈

公不君厚欽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宣諸菴使婦人載以過朝庸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闕矣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後公又飲庸酒伏甲將殺之靈輒免之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軍子未出境而復太史董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軍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軍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

東九日宋人弑昭公趙盾請師伐之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宋人弑君是反天地而為斯賊也庸於能奉天討矣異時得罪出奔而宗人弑君靈公庸反國無討焉如伐宋之義何或曰夷事之立靈公蓋疑盾也庸故為宋之伐以見義而又知公之終弗予也則又乘

盛服
將朝
趙盾不忘

與

時假手於賊而曰弑君者我何知焉彼矣哉夫爲氏之賊不曰羽父斃高貴卿公者賈充成濟歟唐昭公之弑陽山之爲也然則桃園之逆掌之手盾之心與後日下宮之役趙氏之宗幾以炊火焉蔑君臣而反天地報亦烈矣哉

紀冬十月王崩弟瑜立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按

編乙卯元年楚莊王始霸楚本子爵夷王之世始僭稱王厲王暴虐亦去王號東遷之後王室微弱遂僭號稱王已而伐陸渾之戎今河南府嵩縣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欲逼周取其鼎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重輕未可問也楚子羞懼而退
紀庚申六年冬十月王使單子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星見而雨畢天根星見之閒

在德不在

見寒露

見寒露而水涸木星見而草木節解星見而噴霜火星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九月而除道水涸十月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噴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傲曰收而場功切而畚音本土而音本土之器也營室星名小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破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其能父乎

紀壬戌八年夏四月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初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夏氏公謂儀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旣射殺之二子奔趙王與儀行父皆淫于徵舒之母故指徵舒爲似父

編秋王使王季子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季子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子叔孫東門

賢大夫執

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季孟二子儉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二子侈侈則不恤置置而不恤憂必及之亡之道也

編 癸亥九年冬十月趙子以陳今開封府陳州遂入陳殺其徵舒因縣陳申時叔諫曰徵舒弑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不可趙子曰善乃封陳

編 甲子十年春楚莊王伐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楚大敗晉師于地名鄭州荀林父及河間鄭與楚平欲還先穀不可遂濟師及敗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會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于明復其位

胡十桂曰五霸迭興始於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入國至定王之十六年文功在王室秦穆定晉君至再已而伐晉伐戎以成霸業未乃收其賢臣以從死其不得為諸侯盟主固宜楚莊初滅庸以自豐至窺周而問

而興師乃不禽二毛不殺不列區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舒宋師之威孟之會見辱於楚泓之戰卒殞其軀皆自取也五霸莫如也然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夫子已嘗言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所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其至然終不能免小器之訕以其徒知挾天子以令諸侯區區為霸齊之舉而非有尊王明義之誠心其器量不足稱也不然管仲死桓公薨何至五公子爭立天下處不復宗齊乎

編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初趙夙事晉夙生成子襄襄生寧子盾人曰趙襄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盾生朔朔娶晉成公姊屠岸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既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無聲已脫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疆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是趙氏

孤與死
程嬰立趙

孤處重焉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趙氏與孤乃反在嬰卒與俱匿山中

名曰武

經丁卯十有三年秋魯初稅畝

經辛未十有七年春三月魯作丘甲十六井為丘甲甲士也丘甲自為甲也休少而從征多

經秋王師敗績于蒙戎○編初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邀戎將遂伐之叔

服曰背盟而欺大國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

聽遂伐之敗績于徐吾民

經王申十有八年夏四月衛孫東夫及齊戰于新築地名在衛輝府敗績○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之良夫是以免衛賞之邑辭請曲縣音繁音纓以朝許

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

政亡則國家從之

編六月晉郤克以齊侯侵逼晉衛遂請于晉侯帥師伐齊以救魯衛大戰

于奚請曲縣繁纓假人器不可

理

于戰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五音施無王誓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今子必質其母是以不奉令也詩曰我疆我里南東其畝今子欲盡東其畝惟子戎車是利是反先王也何以為盟主不許晉衛諫曰齊疾我矣晉人許之使齊人歸晉汶陽之田乃還

經癸酉十有九年秋晉人歸公子穀臣于趙以求智瑩趙子許之送智瑩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麇臣得歸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敢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趙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遣之

經乙亥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王崩子夷立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按謚法平易不貲曰簡

紀丙子元年春伊洛之戎侵宋

紀夏四月晉遷都於新田謂之絳今平陽以絳為故絳今絳州

編冬魯肅來朝趙觀諸侯禮樂晉成公會于鍾離問周公禮樂成公

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咏歌三代之風肅夢曰狐在蠻夷徒以椎髻為

事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嗚呼哉禮也

經丁丑二年春吳伐鄭國名今直隸海州秋八月吳入州來楚蜀國今直隸壽州○紀先

是楚莊王伐陳陳夏徵舒之母夏姬色甚美莊王欲娶之申公巫臣諫止

之楚令尹子及亦欲取之巫臣又諫子及亦不敢取夏姬鄭女也楚子使

之歸鄭巫臣奉命聘齊遂過鄭取之以奔晉子及以為賁已遂族巫臣之

家巫臣怨楚晉楚世為讎敵巫臣請於晉侯乞使吳通吳子晉合力以牽

制楚師巫臣乃教吳車戰使之伐楚楚於是始疲於奔命

紀戊寅三年秋七月王使召伯錫晉侯命

巫臣通吳
于晉

周使召伯
錫晉侯命

胡安國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敬王

敬王所恤也何為而賜命乎春秋

編己卯四年晉侯與諸侯盟于補今平陽初晉侯使韓宣子魯言汶湯之

田歸于齊季文子餞之問曰大國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

歸諸敝邑今命歸諸齊七年之中一予一奪霸王將德之以而二三之行

父懼晉之失諸侯也為歸汶田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故有是會

紀冬十一月晉侯歸趙盾于楚初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南冠而縶召

問其族曰伶人也問能樂曰先君之職官也與之琴操南音公問楚子曰

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父于側也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仁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信也稱太子無私忠也

名其二卿尊君敏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公乃重為之禮而歸之

紀庚辰五年秋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

韓厥請立
趙後

一國分四

同符

五

中

程嬰下報
宣孟

談笑當秉
甲之變

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

康名魚
軍虛之
子臧守節

渾按
錫殺
太子
而自
立

矣乃立武而反其田邑如故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
日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我將下報軍孟與公孫
杵臼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

呂祖謙曰趙文子其申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然如不出諸口及宋
之盟談笑當秉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蓋其怯者血氣也

編癸未八年秋七月成肅公卒于國初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肅公
受賑于社不敬劉康公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久乎至是卒

紀乙酉十年春三月晉侯會盟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
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
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編丙戌十有一年夏六月鄭叛晉即楚晉書秦厲公伐鄭楚來救晉與

楚遇于鄢陵縣名屬鄢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曰唯聖人能內外無

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子繆書卻至不從遂戰大

敗楚師射楚子中目楚子召子及謀子及醉不能見楚子宵遁晉入楚軍

館三日穀楚殺子及遂退師

孫武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

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儒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弒晉

重死來書中行應綏不允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

紀秋晉侯會晉人伐鄭晉人執鄭季孫行父初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

季孟及公待于壞墮僑如使告卻鞮曰國有季孟猶晉有欒范請止行父

而殺之我斃幾也而事晉萬有貳矣晉人遂執行父公使子叔嬰齊請之

卻鞮弗從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子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信也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

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歸之僑如奔齊

人能
外寧必有
內憂
釋楚以為
外懼
晉鄂陵
之勝何如

范文子請
歸行父

六官之長
百民之長

平定夷十有二年諸侯會伐鄭盟于同陽晉侯見單襄公言及晉難及卻
雙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君何患焉襄公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
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雖
晉國子亦將不免今君偪于晉而隣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經冬十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用樂書之諧也
編戊子十有三年春正月晉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晉人逆公孫周于
京師立之是為悼公初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
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祝我使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已而文子卒三卻為長魚矯所殺書與偃執公使程蒍弑之葬于囿東門
之外悼公年方十四而其賢明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鯨寡振廢滯匡困乏
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費用時用民使魏魴魏頡趙武為卿凡
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旅不逼師民無謗言

晉悼公能
復霸業

所以能復霸業

紀己丑十有四年秋九月壬申子泄心立

靈王

名泄心簡王之子生而有髭
按蓋法亂而不損曰靈

編庚寅元年晉荀息帥諸侯大夫會于戚

地名在開封

遂城虎牢

關名在開封府滎陽縣

從孟獻子之請也

丁奉曰

按春秋仲孫蔑會晉荀息等九國大夫於戚遂城虎牢蓋以鄭
援楚為中國之患而實虎牢之嚴險耳此書地之常例也片謂

城虎牢而不係於鄭以責鄭之不
能有其險則先儒胡氏論之鑒矣

編壬辰三年冬無終

今順天府
五田縣

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請納虎豹之

皮以和戎晉悼公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鄭來和將

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因陳和戎有五利戎狄薦居貴賈易土土可

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震動諸侯

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魏絳陳和
戎五利

邲安五也晉侯悅使魏絳盟諸戎賈音

邲丙申七年夏鄭人侵蔡獲公子燮○邲鄭人皆喜子產獨曰小國無文

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弗得

寧矣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

驍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乃及楚平使

告子晉知武子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子寡君而即安于楚君

之所欲也誰敢違命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邲丁酉八年冬十二月晉侯與諸侯盟于邲地名在鄭國內黃縣服也晉侯歸謀所

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

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邲已亥十年春正月晉作三軍

邲秋七月晉侯與諸侯伐鄭會于蕭魚地名在開封府密縣及鄭平鄭人賂晉以歌

鐘鐃磬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

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患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

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成之仁以

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

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絳於

是始有金石之樂

邲安國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

掠遺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威

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

城濮之績不越足矣

邲庚子十有一年秋九月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壽夢有四子長諸樊

邲春秋美
蕭魚之會
何如

邲魏絳規
晉侯安樂
思終何如

魏絳辭樂

晉侯息民

三駕而楚
不能爭

國曹子威
吳季札諡
國何如
季札顧附
千載之義

季子三以
吳讓

季子為太
伯之讓

季札之才
近伯夷

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畫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復讓札謝曰
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
餘祭立及餘昧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曰有國非吾節也固立
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之延陵今常州府故號延陵季子

獨孤及曰

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氏竊
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
弑非仁出能觀變之不討亂非智左立明太史公書而無幾余竊惑焉
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
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于
未差陵夷不及二代而吳滅國之覆以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
生之

邵堯夫曰

季札之材
近伯夷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材近伯夷未嘗不為之失笑也季
札以諸樊之為長而讓弟季札蓋智人也得季氏之精而用之
夫以諸樊之為長而讓弟季札蓋智人也得季氏之精而用之
能之東味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不能也彼見夫吳之俗很戾而好戰日
尋釁之于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彼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
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閭而不能以義割

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于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
者感札之予位而不悞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
始得為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衄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
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
夫差之將以吳與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
之將以而默無心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鳴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為夫
差之叔父也必為比干故曰札智
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九

紀辛丑十有二年夏晉作三軍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使韓起將上

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起起頌上武君其聽之于是荀偃將

中軍士句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

是以太和

晉國之民
是以太和
秦伯以為
知言

編壬寅十有三年夏四月晉荀偃會諸侯伐秦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
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欒黶滅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以為知
言

經衛侯公出奔齊○編衛人立公孫剽晉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

君神之主
而民之望

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賁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宜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而奪天地之
性必不然矣

世昨太師
以表東海

紀秋王使劉子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世昨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予命汝環纂乃祖考無
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晉

編丙午十有七年秋齊侯伐魯冬十月晉侯會諸侯同圍齊齊師夜遁師
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荀偃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
遁叔向告諸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遂從齊師夙衛殿殖綽郭最曰
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乃代之殿

經已酉二十年秋晉欒黶出奔楚○編范宣子殺盈之黨寧古虎等囚伯

見家語
本姓解
祀

華叔向于是初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軍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
有焉社稷之固也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軍子說舉言諸公而免之奚
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編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初周命微子啟為殷後國于宋其
弟名衍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
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弗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
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
金父金父生墨夷墨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
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問三女曰
卿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
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小女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
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

以祈焉生孔子因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于防山名在曲阜縣

紀辛亥二十有二年冬十月穀洛水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

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實澤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

虞公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

而飾之無乃不可乎是飾亂而佐鬪也王卒壅之

經壬子二十有三年春魯叔孫豹如晉○編范士句逆之問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豹曰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

謂不朽若保姓受氏世不絕嗣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編癸丑二十有四年夏五月齊崔杼弑其君光立其弟杵臼初齊棠公死

崔杼吊焉見其妻棠姜美而取之莊公通焉故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門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

公當作

太史之

歸門啟而入枕公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

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經甲寅二十有五年春二月衛甯喜弑其君剽○編初獻公使與甯喜言曰

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對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太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

耦况置君不定乎九世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衛侯衍復歸于衛

編乙卯二十有六年秋七月鄭伯享趙武于垂隴地名在陽縣子展伯有子西

子產子太叔子石從武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

以觀七子之志卒享武告叔何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其

能久乎餘皆數世之主子展其後亡者也

紀丙辰二十有七年冬十二月甲寅王崩子貴立

請賦以觀

子子之志

亡

墨

名貴靈王之子。○按
謚法義而齊聖曰景

吳子使札
來聘

君子務在
擇人

季子請觀
周樂

樂也。大夏禹樂也。大濩
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

遂聘于齊。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聘

于鄭。見子產如舊識。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

禮。不然。鄭國將敗。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

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

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

必思免于難。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而許之。使還徐君

已歿。遂解劍懸其墓而去。

編丁巳元年夏五月吳使季子聘于魯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

季子解劍
懸墓

鄭使公孫
僑為政

編戊午二年冬十月鄭使公孫僑為政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

與人誦子

然明請毀
鄉校

子產不毀
鄉校

然明信子
產可事

而備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
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
衣冠而縗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
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
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
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
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使吾聞而樂之也
然明曰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
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不可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往而學焉夫亦愈

子產不使
尹何爲邑

子皮委政
子產

子產對士
文伯

子產有辭
諸侯賴

子產功
遠績禹

仕

晉使韓宣
子來聘
周禮盡在

閻叔曼論
齊晉何如

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既多乎僑聞學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害于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
是以能爲鄭國

已未三年秋九月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
垣而納車馬焉晉主文伯讓之子產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
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
輸幣亦不敢暴露若獲薦幣循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使謝不敵晉侯
見鄭伯有加禮厚其燕好而歸之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
辭諸侯賴之

編庚申四年春晉侯會諸侯于鄆王子劉子勞趙武于鄆地名在河南官

于維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子吾與子弁冕端委以
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子盍遠繼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
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爲晉正
卿以至諸侯而齊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辛酉五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壬戌六年春鄭游古如晉晉侯宴如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
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其愛之
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
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
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肸又無子公室無度
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問子產作丘賦何如

為善者不改其度

君子作法於京

叔向昭書子產

子產鑄刑書以救世

編癸亥七年秋七月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萬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渾罕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民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京其敎猶貪作法於貪敎將若之何

編乙丑九年春鄭人鑄刑書晉叔向貽子產書曰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也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書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丙寅十年春楚子為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羊尹無宇之閭人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無宇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天有十日甲至人

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無乃不可乎楚子赦之

編戊辰十有二年春二月王使詹桓伯如晉晉使趙成來致閭田初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有冠冕水木有不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范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成如周吊且致閭田及潁俘王亦執晉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紀己巳十有三年秋七月魯以孔子為委吏孔子年十九娶于宋開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公以鯉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貺故名鯉而字伯魚

編唐午十有四年夏四月楚子虔在申今南陽府召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蔡侯醉執而殺之公子棄疾帥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楚子使棄疾為蔡公問于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徒吊君所知也

尚相良史

是北境境也

經辛未十有五年冬十月楚子伐徐○編次于乾谿地名在鳳陽府亳州右尹子革夕見楚子與之語其言如響楚子入祈父謂之曰子楚國之望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何對曰摩厲以須吾亦將斬矣楚子出左史倚相趨過楚子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子善述祈招之詩

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能知之楚子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子楫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經壬申十有六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經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名曰熊居使子旗為令尹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有罪舉職

孔子學官于郊子

經丙子二十年秋郊子朝于魯○經昭子問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對曰吾祖也昔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于剡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經冬有星孛于大辰名宿○經西及漢鄭裨龜子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子產不用
禪之言

禪龍焉知
天道

單穆公諫
鑄大錢

曰火若我用璽掌王璽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丁丑二十有一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編鄭禪龜曰不用吾言鄭又

將火鄭人將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將亡可以

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龜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

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明宏曰禪龜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斷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

後言命也

冬王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子量資幣權輕重以

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

重今主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墮子若置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

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母乃不可乎王弗聽

編戊寅二十有二年冬楚放世子建于城父初楚子在蔡生子建及即位

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譖之曰建可室矣為之聘于秦無極逆勸子

自取之無極又言于楚子曰晉之伯邲于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之爭

若大城城父而真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從之故建出居

城父地名在
荊州府

己卯二十有三年春孔子適周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

孔丘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孔子六世祖也其祖弗父何宋穆公長子所

兄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宋三命滋益恭一命受職再命命故鼎銘

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然僂甚於偃偃甚於俯故

益恭循牆而走安行亦莫敢余侮人過恭而慢僂於是弼於是以糊余口

其恭如是吾聞聖人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

乎及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孔子俱至周問禮於老

聃訪樂於苴弘歷郊社之所攷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

三命滋益
恭

明德者其
後必有達

孔子問禮
於老聃

盛德容貌
若愚

老子猶龍

司馬奮揚
道子建

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

紀老子楚苦縣當作芒人也李姓其母道遙李樹下而生因姓李名耳字伯陽又曰聃為

周守藏史官孔子至周而問禮於老子告之曰良賈音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

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

編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王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員音奔吳初費

無極言建與奢將叛楚子執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建未至使遣之建奔

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于子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命臣

事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楚子赦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

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使召之尚謂員曰吾知不逮

吾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避

一本不可下有從

有德有能
以寬服民

閭子產寬
猛之論何

如子產古之
遺愛

單楊公諫
鑄大鍾

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尚歸者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

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家為戮而欲反其仇

不可負知光有他志乃見專諸而耕於郢

編冬十二月鄭大夫公孫僑卒初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

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

編庚辰二十有四年春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

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生何以殖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

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大小器用于是乎出今王作鍾聽之弗及

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蘇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將焉用之王不

聽終鑄之

下四

賢君自貶以救民之

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時齊旱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脩所以幣玉祀以下牲此賢君有貶以救民之禮也公欲封以^后穀之田晏嬰不可孔子遂行反乎魯

乙酉四年冬十月晉師及劉單之師進攻子朝克之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出奔楚王入于王城

編丙戌五年夏吳子因楚喪使公子掩餘燭庸圍潛地名在廬州府廬江縣楚師救

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專諸使弑之季子聘于上

國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神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

敢怨乃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經丁亥六年春魯侯如晉次于乾侯今廣平府成安縣紀子家羈曰有求于人

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

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子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

人

而後逆之

己丑八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出奔楚○吳子問伍員曰初而

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

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

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罷既罷然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吳子從之楚始病

辛卯十年夏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歲

星紀越之分野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乙未十有四年冬十一月齊侯以吳子及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

君出奔鄭○唐辰吳入郢○^{編初}齊侯朝楚楚令尹囊瓦不加禮而求賂

齊侯怨之以其子為質於吳乞師伐楚於是吳子闔閭與齊侯唐侯伐楚

吳為三師以肄楚

史墨謂歲星在越

星也時歲在星紀

是為定公

後楚復楚

包胥如秦

囊瓦之三戰囊瓦知不可欲奔再戰又敗囊瓦奔鄭與師五戰及郢楚

子出奔子隨與人人郢處于其宮

包胥申十有五年夏六月楚申包胥以秦師救楚敗吳師初伍員與申包

胥為友皆楚人也胥父被殺時員奔吳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

我必復之伍員既奔吳遂道吳伐楚既入郢遂鞭平王之屍包胥乃如秦

乞師秦伯使就館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恒不絕飲食不入口者七日秦

哀公謂之賦無衣仇與子同乃為之出師申包胥以秦師至遂敗吳師吳

師乃歸楚子復國賞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

吾先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

程敏政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曰當權

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員殺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

包胥如秦

後楚復楚

囊瓦之三戰囊瓦知不可欲奔再戰又敗囊瓦奔鄭與師五戰及郢楚

子出奔子隨與人人郢處于其宮

包胥申十有五年夏六月楚申包胥以秦師救楚敗吳師初伍員與申包

胥為友皆楚人也胥父被殺時員奔吳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

陳陟曰余觀伍子胥申包胥覆楚復楚之事一以忠名一以孝名萬鍾也。齊之亡也過而別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則子胥之將亡楚包胥與聞其謀者也與聞其謀而能出一言以啟其君大夫堂堂楚國安能亡之若此其易也包胥固曰彼有深怨於楚無以報楚死且為厲肉食者之不圖而我何以故人沮之故楚亡矣斯人之志逞矣然後出秦師而復之凡包胥所為徐徐焉復楚者成子胥之志也當是時以子胥之勇輔之吳師之勁孫子之善兵已有楚國而子秦師何有哉子胥固曰夫人既與我言復楚矣楚未可亡昭王在外吾姑甘心焉以成夫人之志乎故辱其存者僂其死者居臣以次處其宮而不務綏柔楚衆迨秦師一至亦聽其所為而去之卒不與之深抗凡子胥所為覆楚而無必亡之者成包胥之志也嗚呼以楚如是其大匹夫怒而覆之則覆楚而有復之則復視萬乘之國無異鼂鼓然此兩人者真天下奇男子哉楚人有此兩奇男子而一棄之一置之遂以齊桓晉文所不能睨視之楚而反覆於匹夫之手為天下笑吁可慨夫

襄九曰王所以與吳戰而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讎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是越之伐吳包胥實與其謀也其猶不忘宗國之耻也夫故既借秦以存楚復因越以滅吳其為楚至矣後子房借漢以滅秦滅項以為韓也然秦項滅而無救於韓亡胥存楚而吳滅二子之忠皆鈞而良猶獨蒙其不幸哉

紀丁酉年有六年冬十二月子朝之徒作亂王出奔于晉

紀丁酉有金冬十二月十朝之徒作亂王出奔于晉

戊戌十有七年冬十二月單子劉子逆王子翼晉侯帥師納王王入于

御
勇野畢之
帝舜不窮
民力

紀已亥十有八年春正月魯侯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矣然其馬將必佚昔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民力造父不窮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求馬不已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經唐子十有九年夏四月魯用孔子爲中都東平州汶上縣宰制爲養生送死之
 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
 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
 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

幸此以治
魯國

小調

司教十二卷

六

街

相魯侯會
齊于夾谷
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

孔子請具
司馬以從

曾以君子
之道輔其
君

齊以侵田
歸魯

孔子墮三
都

辛丑二十年春魯以孔子為大司寇初季氏塋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
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
之不臣已乃遂相魯侯會齊侯景公于夾谷濟南府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請具左右司馬掌兵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劍
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和好之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
景公心忤麾之使退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
進曰匹夫笑惑感惑亂也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
懼歸謫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
齊人乃歸所侵魯音韻今汶陽上縣龜陰地名在龜之田以謝魯
編癸卯二十有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長丈曰堵
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仲孫
何患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

孔子誅少
正卯

問少正卯
五惡何如

七子異世
同心

沈猶氏不
敢朝飲其
羊

子為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不克
紀甲辰二十有三年冬魯以孔子攝相事孔子為相攝朝七日而誅亂政
大夫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
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
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
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
邪營眾疆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桀
誅文王誅紂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
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編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嘗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
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公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

羊不飾

價賣羔羊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居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美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又馬三十匹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紀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其初人謗曰魯衰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麤衰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衮衣車馬貫獲我所重車衮衣惠我無私

聖賢賢民

劉恕曰子產徙政一年輿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為司空司寇得政已數年攝行相事民謗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為政善惡與於愛憎之口毀譽出於彼僧之吏非至當論也

大差立誓

乙巳二十四年夏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檇李音醉今○編初吳闔閭伐越為越所敗重創而死其子夫差立誓以復讐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音釵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左傳定十四年註

日恭緒求子猪

以喻老子英毅

喻宋

宋太子

家臣

子奔宋盡逐其黨○丙午二十有五年春孔子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河目而其項似皋陶其肩類子產其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然若喪家之狗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賈豸鳴犢聲殺死臨河歎

孔子臨河
與歎
賢大夫

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三子

伍員諫許
越成
樹德莫如

惡傷其類故余云然遂反於衛復如陳

丁未二十有六年春吳夫差伐越李也敗越于天椒山名在常州府武

遂入越越勾踐既敗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山名在紹興府城東南使大夫種因吳

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伍員諫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

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敵於是

子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曰

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

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沼淪

孫應龍曰世之論者每不滿于魯魯之事以君子不忍辱以立名烈士

社稷正也寧能束手為人斷後至二十年之久乎使勾踐不幸而死于

十九年之前則種蠶為無謀矣噫是不然天下之事亦天下之人為之

公子即辭

耳少康之不失舊物以舊臣靡也當其居瀋及之問其不死僅如毫

髮而卒祀夏配天延祚四百神聖之後賴以復綿今勾踐不勝憤忿以

五干甲卒觸戰而死則不足損吳人之毫毛祇以斷於越之命味斬

神禹之血祀猶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此種蠶之所以其心事仇而不

悔也卒之子胥浮于鴻夷幸而迷于賄賂主心驕于潢池卒銳盡于齊

楚骨肉戕于爭王而吾以江東子弟一舉而滅之姑蘇之山禹穴爭光

金履祥曰

人皆以鄢辭國讓亂為賢者之過余嘗思鄢既支度而外辭

辭也及公沒夫人立之又辭恐立於夫人之手為其所制而

事不可為况正犯前瞋之所必爭乎此鄢之所以為賢也

紀王三十一春孔子自蔡如葉南府反於蔡楚子使人聘之陳蔡大

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於野孔子曰云匪兇匪虎

夫子道大

一國之

同文三二

二

莫能容
不容然後
見君子

子西沮孔
子向如

孔丘述三
王之法

楚漢書三
刻而論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楚子與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其有如宰父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楚子乃止秋孔子自楚反乎衛

此有請從
之三

刪古詩為
三百五篇
禮樂自此
可述
韋編三絕

由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已而右師奔齊人從之林不狃戰死齊人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是役也冉有用矛子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經夏五月魯侯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編初吳將伐齊越勾踐率眾以朝且有饋賂吳人喜獨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切諫不聽使子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吳子聞之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快吾目懸之東門以觀越師之入也吳子浮之江清今濟南府肥城縣艾陵今濟南府陵縣

自唐虞始於堯典下至秦繆終于秦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笙詩六篇無辭也皆絃歌之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讀易韋也皮貫也三絕古者竹為簡貫之熟皮至三次斷絕言讀易之勤

仲尼不對

也序彖象繫辭說卦文

田賦

編戊午三十有七年魯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不對私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且子季

吳晉爭長

孫若欲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不聽卒用田賦
已未三十有八年吳夫差與晉侯相會於黃池爭長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晉司馬寅曰夷德輕請待之乃與之先於越人吳吳及越平

西狩獲麟

因魯史而作春秋

游夏不能贊一辭

問孔子高弟身通六

藝者七十

二人何如

經庚申三十有九年春西狩獲麟○經魯人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見其屬首而角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孰為來哉孰為來哉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于是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絕筆於獲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

有二人訂義

公冶長南宮縚公西赤顏回冉耕冉雍宰父端木賜端木仲由言偃卜商端木公冶長南宮縚公西赤顏回冉耕冉雍宰父端木賜端木仲由言偃卜商端木

撥亂反正

莫近於春

秋

有國者不知

可以不知

春秋

太義柄如

日星

紀夏六月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時已致仕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

程子曰後世以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

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
子之志也子而伐齊既克陳氏則魯公室曰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

九國監南

司夜正二卷

三

君有待民
君有君人
之言三

編辛丑四十年夏五月癸亥火守心宿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夢司星子
革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革曰天高聽卑君人之言三癸亥宜有
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子路死衛

編壬戌四十有一年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地名在開州入于衛
蒯聵聞亂使告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
遂出子路入公孫敢止無入子路曰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乃入世子聞
之懼其臣石乞孟縶以戈擊子路斷纓冠系之垂者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

紀夏四月乙丑孔子卒于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敕遺一老俾屏予
一人以在位號咷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
乎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劉忠曰范曄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
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
敘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捨乎

國人望君
如慈父母

國人望君
如望歲

編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直于高府地名在江陵縣陳人
侵楚沈諸梁討勝誅之迎楚子復位初沈諸梁聞亂而至及北門或遇之
曰君胡不冒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
之何不冒乃冒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冒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
若見君面是得父也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
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冒而進與國人以攻勝勝奔而縊

紀乙丑四十四年春越侵楚楚追越師至真不及乃還秋楚

伐東吳

紀王崩子仕立

元王名仁敬王之子○恢謚法行仁說民曰元

編丙寅元年春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在蘇州交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欲歸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編丁卯二年春晉趙無恤使楚隆如吳初越圍吳無恤降于喪食乃使隆

告于吳子曰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私布之吳子拜稽首曰寡

人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

為君子對曰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吳子曰宜哉

編戊辰三年越伐吳滅之初越句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

于吳吳王許之句踐反國乃苦心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即嘗膽

析節下賢厚遇賓客賑貧吊死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其民生長可用

乃以伐吳吳王敗棲于姑蘇山名在蘇州府吳使人行成請曰孤臣異日得罪于

越王則新嘗膽

史黯得為君子

范蠡諫許

吳成

范蠡越相

吳王負范

蠡行成之

諫何如

越王致貢

于周

范蠡孤臣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

會稽之赦罪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夫以越賜吳吳不取今

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吳王乃自殺夫差將

死曰使死者若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吳也勾踐既敗吳乃

以兵北渡淮名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即彭國今屬直隸致貢于周王乃使人賜

昨命為伯諸侯畢賀

陳傳良曰古之謀人不惟其善因天下可為之資至於摧敗棄劍之餘

而生於禍負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故善謀者尤欲得之昔勾踐之喪

知亦嘗有所不忍欲死於一次之快矣獨范蠡知夫會稽之棲所以餌

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携而陽厚之以秦吳而飽其欲故

吳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不在於無吳也黃池之會一

舉而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

細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初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

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舟遊五湖

大名難以久居

九國監南

周元王二年

七四

范蠡乘舟
五湖
卿相布衣
之極
陶朱公
范蠡遺尺
夫種書

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
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
歸相印盡散其財間行止于陶今兗州府定陶縣又謂之陶朱公蠡去遺大木植
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烏喙不可
與共安樂乎何不去種稱疾不朝人或譖種且作亂越王賜之劍使自殺
楊雄曰或問子不棄種執賢余應之曰不也俾其作亂破楚入郢鞭屍
山棲俾其君誦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斃
與賢皆不足仰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
種輟曰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
謂賢哉

紀壬申七年冬十月王崩子立
東定王名介元王之子○按謚法清
於損益屈伸之數蠡智乃不逮一婦人矣
白守節曰貞純行不爽曰定

如
五之役同

紀癸酉元年夏四月晉荀瑶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戰于羣丘
齊師敗績

編魯哀公欲以越討三桓不克遂遜于和國名今兗州府鄒縣乃如越秋國人迎哀
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為

編癸未十一年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為六卿六卿疆
而專權晉侯卑弱不能制是歲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

地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
紀晉荀瑶滅虜秋國也戰國策作虜由初智伯欲滅虜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

軌以遺之虜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
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不聽赤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

用遠身可也遂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虜繇亡
紀戊子十六年年初齊桓公之世陳公子先得罪於陳而奔齊齊桓公使為

齊政歸田氏
田氏好施
有愛色

侍新
有愛色
有愛色

有道之主
能持勝

工正陳之也武王封於陳為諸侯完齊更姓田子孫盛多其後齊
鄭公室卑弱諸大夫自相爭奪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貸於民而以
公量收之公量大斗小斗民皆戴之國內多篡弑立君皆由田氏有田恒者弑
齊簡公恒之子盤號襄子為齊相至是與三晉韓趙魏也通使盡以其兄弟宗
人為都邑大夫

趙無恤使姓也狗名也伐狄勝之取五人中人二邑名也遽傳也人來告襄子方
食而有憂色待者曰狗之事大矣謂勝也而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
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
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出祖謙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
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也惟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襄子曰傳稱襄子下二城而憂孔子以襄子為善持勝子以為此非
且將盡有翟也豈特二城而遂憂亡哉

紀丁酉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古西戎國今慶陽府虜其王韓魏兵伐伊洛陰戎遺

脫者皆西走踰汾隴自此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

紀庚子二十有八年春王崩子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去疾而自立是為
惠王秋八月少弟嵬殺叔而自立

考王名嵬貞定王少子

編辛丑元年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官職桓公卒子威公

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於鞏縣名屬河南府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紀甲辰四年晉幽公立韓康趙無恤魏駒三家強盛晉侯友朝之止有絳

曲沃二邑餘皆入於韓趙魏

紀乙卯十有六年王崩子午立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

編丙辰元年晉趙無恤卒以兄伯魯之孫浼為後獻治中牟縣名屬開封府無

公儀子相
魯何如
援葵去織

恤之弟嘉遂洗而自立於代州名屬太原府

紀壬申十有七年魯侯尊禮孔伋魯侯楊公也

編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休相魯入其家見織帛怒而去其

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震凡曰仲舒云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妻齊也怒

則諭其妻使輟機投杼可矣且出何當焉夫不欲以食祿奪紅女之利乎

編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金任山曰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

終於趙魏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魏韓趙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左氏

綱鑑補二卷終

